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十五回 趙萬全明言知盜首 狄梁公故意釋姦淫

卻說趙萬全說他不是正凶，那個犯事之人，地方名姓，他皆知道，狄公聽了此言，「心下甚是疑惑，暗道：『看他這身材膂力，實不是個善類，莫非他故意誑言，希冀逃走，那可就費事了。』」當時一個人對答不來。馬榮知道他的意思，乃道：『大人不必疑惑，既然蔣大哥說出這原故，想必他不是這案內人犯。既他口稱知道，但請他說明，同小的前去便了。』蔣忠也就說道：『趙三哥，你就在大人前言明，何以知道案件。你我行事，也須光明正大的方好。若照這姓邵的喪心害理，無論官法不容，即使你我碰見這廝，也不能饒了他的狗命。究竟現在何處，你若礙於交情，不便動手，我這管下與昌平是鄰對，同去捉獲，也是分內之事。』趙三道：『說來也是可惱，連我都為所騙了。這人姓邵名禮懷，是湖南土著人氏，一向與他來往。每年新春蠶兒市，他也帶著絲貨到各處跑碼頭，只要誰地方價好，他就前去賣貨，雖無一定的地方，總不出這山東山西兩省。前月我在湖州時，他是在我先動身的，並同了一個鄰行的小官一併前來，日前在半途上碰見，但見他一人推著一輪車兒，在路上行走。我見他是孤客年輕，不知行道規矩，故上前問道：『你怎麼一個人在此，徐相公到何處去？』他向我大哭不止，說『那夥伴在路途暴病身亡，費了許多周折，方才買棺收殮，現在暫居在一個地方。就此一來，貨又誤了日期，未能賣出，自己身旁，路費又完，正是為難之際，總是為朋友起見，不然早已回去了。』我見情真語切，問他到何處去，他說暫時不能轉杭州，怕徐家家屬問他要人，那就費事了。當時就同我借了三百銀子，將姓徐的絲貨交我代賣，他說到別處碼頭售貨去了。誰知他做了這沒良心的壞事，豈不是連我受他之愚嗎？』狄公聽了此言，忙道：『照你如此說法，他已是遠走去了，你焉能知他的所在？』趙萬全道：『大人有所不知，這人有個師兄，先前以為禮懷是個誠實的後生，將女兒就給他為妻，誰知過門之後，夫妻不睦，就將這妻子氣死。後來聽說，他又在外路結識了一個有夫之女，住在這左近一帶，叫做什麼齊團菜地方。彼時因不關我事，故而未嘗追求，現在他既犯了這案，只要將這地方訪出來，那就好辦了。雖說他跟我師兄學了數年棍棒，縱有點本領，諒也平常，只要我去尋獲，無不獲之理。』狄公聽他所言也就深信不疑，向著眾人說道：『本縣到任以來，也私訪過許多地方，這齊團菜地名從未聽人說過，你們可曾曉得麼？』此時陸長波，見他們各道真言，知狄公是地方上父母官，真是意想不到，趕忙過來叩頭，說道：『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冒犯虎威，統求恕罪。』狄公道：『你乃貿易之人，與本縣本無大小，生意場中，理應如此，何得謂之冒犯？但你是土著的人氏，方才趙壯士所說這個地名，你可知道麼？』陸長波細想不出來，說道：『大人要知這地段，除非移文到各處府州縣，將府縣志查看，或者可知。不然這偌大的山東省，從何處訪問？』此時天已黑暗，小官掌上燈來，馬榮道：『大人現在也不必久坐了，沿途受了風霜，也該安歇安歇，既有趙萬全同小人在此，還怕日後這案不破麼？我看喬太在寓內，也是望得心焦，不如前去店中吃了晚飯，大眾計議個章程，以便分頭辦事。或者張老板知道齊團菜地名，也未可知。』狄公見他說得在理，當即起身，向趙萬全說道：『壯士且至敝寓，共飲一杯，以使彼此談論。』趙三也不推辭，當時也就起身一同出了陸長波家的門，來至張六房店內。

蔣忠就將狄公前來訪案的話，向張六說明，大眾直嚇得鼓舌搖脣，說道：『我等在寨內，聽往來人說，昌平縣狄太爺，是個好官，真是名不虛傳。由彼處到此，也有數百里路程，居然不辭勞苦，前來訪案，實不愧民之父母了。』當時也就入裏面，復又叩頭已畢。當晚備了酒餚，眾人也不分什麼主僕，上下一齊人席飲酒。喬太見趙萬全幫同捉案，更是歡喜非常，向著狄公道：『大人在上，雖得了一位壯士，依小人愚見，還是明早一同回去，暗暗的訪問這地方，方可有益於事。若要在此地，將人緝獲，恐暫時未必如願。就此一來，這案內正是人人知道，若再耽擱數日，南北往來的客商，傳到別處，露了捉拿要犯的風聲，反而令他得信。而且畢順家那案，不知訪緝得如何。那人膽量又小，即使有了事件，一人也未必能動手，豈不是顧此失彼？不如回去，兩件事皆可兼顧得到。』狄公也以為然，當時上了幾件美饌，撒去殘杯，大眾安歇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一早馬榮先起身，僱上車輛，然後進來將狄公喊醒。梳洗已畢，用過早點，給了房飯錢，與趙三喬太一路出了客店，別了蔣忠張六等人，坐了車頭。只聽鞭響一聲，催動馬匹，拖著車子，直奔小路而去。在路非止一日，闖關過寨，一路打聽，皆不知齊團菜究竟是何地名。到了第五日上，已到昌平城下，狄公到城外就將車價給過，命喬太、馬榮背著包裹，先到衙門報信，自己同趙萬全，慢慢的信步來至城內。到了本衙裏面，先到書院坐下，命人到捕廳內送信，頓時過來回明了公事，將印卷交還。狄公敷衍了幾句，然後告辭出去。這裏家人送進茶水，替狄公拂去灰塵。淨面已畢，隨口道：『洪亮、陶乾自大人去後，已回來過兩次，說何愷連日□分嚴查，所有那些管下姓徐的戶口，皆是當地良民，無什麼形跡可疑地方，因此不敢亂拿。每日早晚，他二人又在巷口，晝夜巡查，但是唐氏一人出入，不時在家還啼哭叫罵。昨日陶乾回衙，問大人可曾回來，若回來時節，務必將周氏交保釋回，方好見她的動靜。若這樣，實尋不出。』狄公點點頭，當下傳命大堂伺候。當時門役一聲高喚，所有書差皂役各自前來伺候。不多一回，狄公穿了冠帶，暖閣門開，一聲威武，狄公當中坐下。書辦將連日的案卷捧上，狄公手披目誦，約有頓飯時節，已將連日的公事辦清，然後標了監簽，命值日差將周氏帶堂訊問，兩邊齊聲答應，早將監牌接下。轉眼之間，已將周氏帶至堂上。狄公還未開口，先聽淫婦問道：『你這狗官，請我出監為何，莫非上憲來了文書，將汝革職麼？你且將公事從頭至尾，念與我聽，好令堂下百姓，知道個無辜受屈，不能誣害好人。』狄公道：『你這賤貨，休要逞言，本縣自己請處，此件不關你事。是否革職，隨後自有人知曉，只因你婆婆在家痛哭，無人服侍。免不得一人受苦，因此提汝出來，交保釋去，好好服侍翁姑。日後將正犯緝獲，那時再捕提到案，彼此辦個清白。』周氏不等他說完，乃道：『太爺如此恩典，小婦人豈不情願。但是我丈夫死後，遭那苦楚，至今凶手未獲，又驗不出傷來，這謀害二字，小婦人實擔受不起。若這樣含糊了事，個個人皆可冤枉人了，橫豎也不遵王法。若說我婆婆在家，疼苦兒子死後驗屍，媳婦又身在牢獄，豈有不哭之理！這總是生來命苦，遇見了你狗官，尋出這無中生有的事來。前日小婦人坐在家中，太爺一定命公差將我提了，行刑拷問，此時小婦人安心在案，專等上完來文，太爺又無故放我回去。這事非小婦人抗命，但一日此案不結，一日不能回家！不但這謀害性命難忍，恐我丈夫也不甘心，還求太爺將我收監罷。』狄公聽她一派言詞，說得半晌無言，還是馬榮在旁答道：『你這婦人，何不知好歹，可知大爺居官，為代我百姓伸冤理枉，你這案雖未判白，太爺也自行請處了，難道這公事還謊你不成？凶手也是要緝獲的，此時放你回去，太爺的意思，不過一點仁恩，你反胡言唐突，豈非不知好歹也？我看你就此令婆婆保去，落得個婆媳相聚。』

周氏聽了這番話，早已喜出望外，只因在堂上，不能一說就行，怕被人疑惑，既然馬榮說了這話，乃道：『論這案情，我是不能走，既你們說我婆婆苦惱，也只得勉強從事。但是太爺還要照公事辦的。至於覓保一層，只好請你們同我回去，令我婆婆畫了保押。』狄公見她答應，當時令人開了刑具，僱了一乘小轎，差馬榮押送皇華鎮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